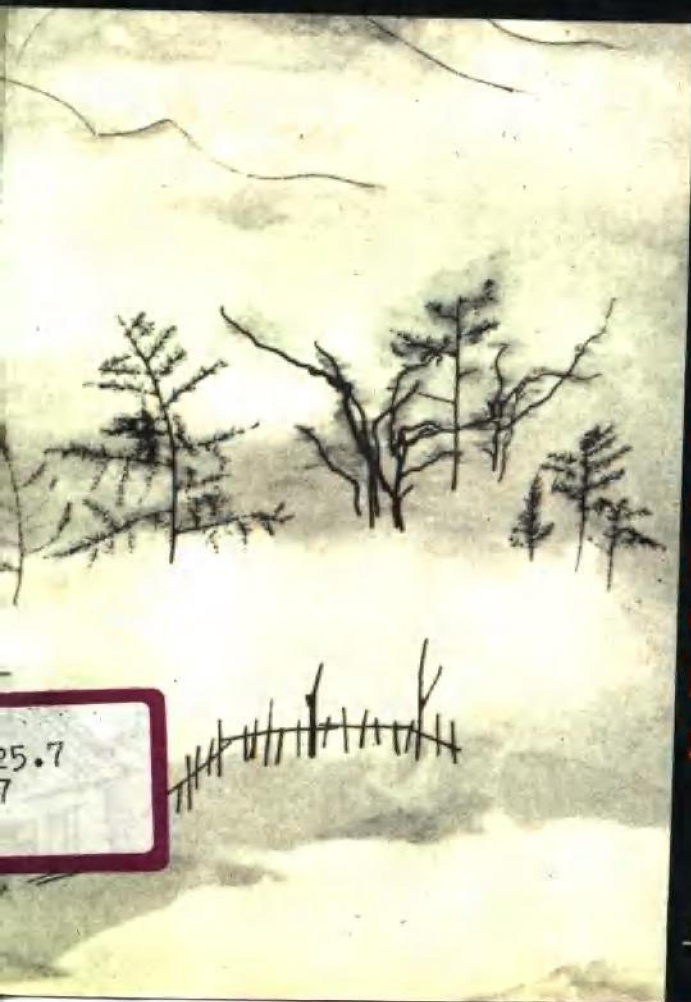


《攝影家》叢書 《She Ying Jia》Chong Shu

丁彬萱 著

攝影大師郎靜山



Shang
Hai
Hua
Bao
Chu
Ban
She

上海畫報出版社

25.7
7

《摄影家》丛书

摄影大师郎静山

丁彬萱 著

上海画报出版社

摄影大师郎静山

上海画报出版社出版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美术印刷厂制版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3 印数：10000

1990年9月第1版 1990年9月第1次印刷

书号：ISBN 7-80530-028-3/J·029 定价：3.20元



郎静山九十大寿留影

摄影大师郎静山

久居台湾省台北市的我国著名摄影大师郎静山，现已高龄99岁，孜孜于摄影事业80年如一日，奠定了他享誉世界影坛的崇高地位。近年台湾报界颂他为“晓风残月，诗意入山水；艺高名重，慧镜观大千”，乃对大师一生的绝妙写照。为将大师业绩载入影坛史册，使国内广大摄影界更多地了解大师其人其事，蒙其长子郎毓祥（现年76岁，上海老年摄影学会副主席）应允及热诚相助，先前并得已故摄影家胡伯翔、黄仲长、林汉仑、穆一龙等先辈提供情况和资料，近又获香港摄影家简庆福的指点，遂撰得本文。一俟读者之余，且表对大师的敬意与怀念，若能藉此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海峡两岸影艺同胞之沟通与交流，作者自不胜荣幸之至。 ●

目 录

1	书香门第	播下一颗永恒的种子
4	步入社会	当上最早的摄影记者
8	热衷影艺	创立华社开风气之先
14	爱国有志	组三友力为民族争光
21	孜孜不倦	为摄影发展奉献一生
29	自成一格	倾心血钻研集锦摄影
36	名扬世界	获众多国家所颁殊荣

书香门第

播下一颗永恒的种子

郎静山，清光绪18年（公元1892年）出生于江苏省淮阴县，祖籍为浙江省兰溪县，相传是鲁懿公（公元前815年）的后代。郎静山的父亲郎锦堂，当年曾先后在曾国藩幕僚中担任文书和在清运河工程中任督导，喜爱戏曲绘画，热衷收藏字画，写得一手好字，视艺术为人类进

化之宝。根据郎静山在《六十年摄影选辑》及《中国摄影史》等书中回忆道：自摄影术传入中国后不久，他父亲就喜欢上照相这一新鲜时髦的玩意儿，他记得曾见到过一张其父28岁（清同治8年，公元1869年）时拍的结婚照，那还是用湿片照成的。“清江浦”（即淮阴）离上海乘汽船只两天工夫，故其父常常到上海一家开在静安寺路的施德之相馆照相，带回照片甚多，其中还有放大三四十吋的大照片。后来他父亲从上海买回一架照相机，替人家拍拍照片，他看父亲把玩着照相机，心里阵阵发痒，巴不得自己也来试试。可见，童年时代的郎静山，他那幼小的心灵已经开始受到书画摄影等艺术的熏陶。

郎静山12岁那年（公元1904年）到了上海，入南洋中学预科班读书，正巧遇上一位教图画而又非常喜欢照相的老师，名字叫李靖兰。这位老师认为图画和照相关系密切，便在课余时间热心教同学们照相，夜晚还带大家到他自己的暗房冲洗片子。这时的郎静山象着了迷似地跟随李老师学习摄影，每逢节假日，他们东奔西走地去拍照，晚上便钻进一间简陋的暗室里，透过墙角微弱的烛光，冲洗起玻璃片来。郎静山回忆道：虽然那时候没有温度计和定时器，可是凭经验学会了计算在底片开始显影之后，如何加七倍时间把负片从溶液中取出来，竟能掌

握到一定的精确程度。而在将负片印成正相时，就得把玻璃负片放在一张白金纸上面，再装在一个印制架里，拿到阳光下曝晒。遇上阴天，往往要花一个上午的功夫才印得出一张相片。就是在这样原始的条件下，郎静山对于学习照相，越来越达到如痴似醉的地步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：“余从此即爱好此道。”可谁也不会料到，在南洋中学寒窗数载，竟为郎静山奋力摄影的漫漫一生，播下了一颗永恒的种子。

尽管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，上海已成为我国五大通商口岸之一，但人口仅有20万，到1908年增加到100万人口，已称得上全国第一大都市。然而由于外来侵略和经济的畸形发展，当初的上海在各方面都还显得十分落后，交通工具只有马车和人力车，夜里街上见到的是昏暗的煤气灯和星星点点的烛光，人们的生活水准是可想而知的。而郎静山因迷恋摄影，将他平日积蓄起来的十几块大洋，拿去买了一架柯达照相机，长方形的匣子，F12，镜箱里面可装6张玻璃片，拍一张揿一下机钮，就翻倒一张。从此，他机不释手狂热地玩起照相机来，节衣缩食，几乎把每一个铜板都花费到摄影中去，成了一个十足的照相迷。 ●

步入社会

当上最早的摄影记者

1911年，19岁的郎静山结婚了。第二年，他进入上海申报馆业务部工作，不久又进了时报馆，这是他踏上摄影生涯的始端。请看郎静山在1967年和1981年的两段回忆：“最初我在业务部做些广告工作，摄影只是业余兴趣而已，后来我又转入《时报》工作。上海时报主人黄

伯惠(即黄承恩——笔者注),年龄和我差不多,现在住在香港。他也喜欢照相,他从国外买了一套滚筒印刷机到上海,报纸也可印彩色,但是实际上没有这个需要,印报纸机器一天开不了一个钟头,于是想到印画报,当时请了和吴稚晖一起到外国学摄影的唐镜元来制版,这个人脾气很怪,晚上弄照片,白天睡大觉,我便顺理成章地成了《时报》的摄影记者。每次有新闻发生,报社便通知我去拍照。”

“自民国17年后(1928年),报纸每刊登一张新闻照片,可以增加销路1000多张,此时吴灵园为主笔,照片决多采用,遂有摄影记者之名,我和蔡仁抱二人担任,到处摄影。那时所照的相,不见得比不上外国报馆,因每次出外拍照,或遇运动会等,诸如此类的新闻照片,一天可拍摄一二百张,所用仅三五张而已,决不吝惜材料……民国20年间,张静江先生创办西湖博览会,时报专包一架飞机,由上海往返杭州西湖会址运送照片及报纸,此时所用照片更多。旋又有远东运动会在上海举行,有各国来的运动员,也是大拍其照片。《时报》图报周刊,有一时期改为每天出版半张,都是照相铜版精印……这是中国有摄影记者的开始。”(引自1967年郎静山著《中国摄影史》)

从以上两段文字不难看出,郎静山进入摄影生涯的第一步,是当了一名摄影记者。在当

时，把摄影这个新兴的工具同反映现实、传递新闻紧密结合起来，还是件新生事物，应当说这是一个极好的开端。因为新闻摄影的出现，与二十年代文人雅士们把摄影当作“消遣”、“兴趣”，视为“个人情绪的表白”的所谓美术摄影相比，真是大大向前跨进了一步。虽然没有机会看到郎静山早期更多的新闻摄影作品（自然有种种原因），但据各方面资料证实，郎静山作为旧中国最早从事新闻摄影的摄影记者之一，却是毫无疑义的。

在《时报》期间，随着世界上摄影器材的日益进化，郎静山已经拥有一架美国格莱佛力克司（GRAFLEX）新闻镜箱，后背磨砂玻璃对焦，用8×10.5cm柯达或矮克发软片包，使用起来比过去用的装玻璃片的镜箱要方便得多。这个装备，虽不能与今日摄影记者的装备相比，但在当年的上海以至全国，都称得上是最先进的了。

据笔者所知，当年报纸上最初刊登的新闻照片，以报道运动会、展览会、学校生活等文化体育活动的居多，很少涉及政治时事或社会各类事件的，遇有重要聚会，有时采取事先约请照相馆来拍摄的办法，见诸报端的为数甚少。好的风光照片和人物肖像，报纸也选登一些，郎静山在上海哈同花园拍摄的柳树亭阁，便是他发表在《时报》上的第一张新闻照片。黄仲长

先生生前曾说，大约在1928年的时候，郎静山曾在时报馆的摄影室举办过一次个人摄影作品展览，展出数十幅风光静物作品和一部分新闻照片，令观者耳目一新。后来郎静山名气很响，新闻夜报开辟的每周出一期的“摄影艺术”专栏，还请郎先生主持编辑。对此他兴致很浓，前后共出刊200多期。没有几年工夫，郎静山便成了上海滩上最先崭露头角的摄影人物。 ●

热衷影艺

创立华社开风气之先

据1948年3月25日在上海出版的第14期《中国摄影》中一文载道：“大概远在20余年前，北平许多爱好者首先公开结社，研究摄影艺术，定名光社，举行展览，因此引起了京沪一带爱好者的情绪，上海即有华社和中国摄影学会接踵成立，从此摄影的社团相继而起的，不下数

十，如美社、黑白影社、青影社、棣华社、落伍社、上海摄影会等，华联银联等也都成立摄影组，而各大学亦莫不有摄影学会的组织，常常可以看到社团或个人的影展，此起彼落……研究不辍，这可说是业余摄影者的黄金时代。”文字概述了二三十年代我国业余摄影活动蓬勃兴起的良好势头，而在这个爱好摄影的热潮中，郎静山始终是一名积极的倡导者和热心的组织者。

在我国摄影史上，研究者们一致公认的1923年成立于北平的艺术写真研究会（后更名为光社），乃我国最早业余摄影的社会团体，郎静山在他的《中国摄影史》一书中，对于光社成立的背景等情况也写道：“我国最早的摄影团体，是在北京大学发起的，先是展览照片，发起展览照片的人是黄坚（振玉），笔者本与黄君在上海南洋中学同学，也就同一老师学照相，这位老师就是李靖兰，这还是民国以前的事。以后黄入北京大学，在民国七年前已有摄影同志会……乃有黄坚发起展出照片，陈万里为助……他们的摄影作品，已有三年连续不断，于是乎觉得有发起一个团体的必要。”他同时还写道：“上海在民国七八年间，本有英国人Dr. Dent

创立上海摄影会，社员多系西人，这时中国人非职业摄影的人也不少，如胡韵籟、胡会林、黄伯惠、陈景韩（冷血）等，很多人喜欢研究摄影艺术。民国九年（1920年）上海摄影会在圆明园路亚洲文会举办过一次影展，也有几个中国人参加，这时只将照片陈列在书桌上，尚未见悬挂，我有数张陈列出来，一是苏州的西园，一是上海乡下小浜中日落，都是VRK所摄，是127号底片放大12吋的照片…… 民国十四五年间，上海美专几位教授发起的‘天马会’已至第七届展览，会中也有部分照相陈列，陈万里由北京来上海，亦有照片加入展览，次年第八届时我也将照片加入。”

“因天马会的展览，我与陈万里商议，上海须有摄影团体的组织，以发动影展。由时报唐僧（镜元）介识张珍侯，再得英美烟公司绘图部胡伯翔赞成，此时黄坚亦来上海，时报主人黄伯惠更是爱好摄影，大家聚在一起，我便联络各报社，大家同意发起‘华社’，是中华摄影学社的简称，是胡伯翔定名。”

如果说北京光社的成立，是在北京大学摄影同志会连续三年办影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，那末上海华社的成立，便与上海摄影会与

上海美专“天马会”的多次展览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。而光社的创始人黄振玉，恰巧又是郎静山的同窗好友，在光社成立后四五年间，黄振玉和陈万里先后来到上海，很自然地与郎静山结合起来，开始筹划组织上海的摄影团体。经过郎静山的一番努力，中华摄影学社（即华社）终于在1928年初正式宣告成立。据史料记载，该社系由郎静山、胡伯翔、黄伯惠、张珍侯、陈万里、黄振玉等人创办，订有《华社简章》十条，对该社的宗旨、会员、会费、展览、会务等作了明确的规定，同时确定郎静山当时在山东路杏花楼附近开设的静山广告社（仅一间小屋）作为华社的临时会址。经郎静山联络组成的华社的第一批社员，有丁悚、王大佛、左赓生、朱寿仁、邵卧云、祁佛青、周剑桥、胡伯洲、钱景华、陈山山、蔡仁抱、马阴良、唐镜元、黄仲长等20余人。

华社的成立，在上海算得上一大创举。《申报》的一则消息中说：“集华南、华北、华东三大部作家于一处，以表扬东方之新艺术，不可谓非海上盛事。”（1928年11月9日《申报》）另一篇文章中写道：“海上有郎静山、胡伯翔、张珍侯者，富美术天才，擅摄影术，鉴于国内斯